12

V
K245
L6214h

李文饒外集卷三

窮愁志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論

賓客論　謀議論
代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倖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隆周公則可深知他人言之不可故再之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僊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狶值漢網之疎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濃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音孔出呂覽）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謀議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掃空幕客黨議自解非激言也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濶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濂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

犯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逾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代國論

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

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姝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娣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山破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王之姝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爲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皷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

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恍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庭碩敘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珠不能無類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言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猗於元勛包田舉信是也泥諧旅四韻王粲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二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

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齪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人亦不害國唯異於人者可以懼矣世所謂差人也

亦爲太牢代發

何者陳侯愛郭紹以興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社之夢屠黍稱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爲此先兆故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興利也鶢鶋止於魯郊下展禽之故也鵜鶘集于魏沼不用管寧之應也是以鸜鵒來而師乙歎鵩鳥至而賈生懼戴鷦一本作巢而張臻一本作悲微禽尚能爲害況異於此者昔殷宗懼而修德以消雉雊之變魏明樂以酣身不免鷹揚之恨可以儆戒哉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濂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稱調盈虛御輕重唯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亦不宜比商鞅鞅可與吳起同類耳）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辯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大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爲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

百六屯剝冥禍乃興雖大力人破解不得

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讐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寢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惑君子皷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宂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秪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恠哉大道之行當齏粉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又曰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忠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濤魏野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靦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蜨赴火唯耻不及豈蛩蛩負蟨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

劉晏裴延齡原自判然

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論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汚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塡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爲非楊雄以榷酤興歎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良賈之才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位而反居相位可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

性相近二日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擊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石顯所以得蠹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壽昌習分誅之事弘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

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思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閑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皆作大字）帝與之將軍貲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灌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神昭日請苑中牢醴以爲朝恩羊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

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眄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卽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遊徼搏擊之吏抱閎擁彗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號漢武剪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

以行吊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戈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鷄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多僞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

爲明主釋過

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爲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知則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邇婆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爲後王懲矣

小人論

山而爲自敏中輩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飜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僻者疎遠之則無患也飜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鴞食椹而懷恩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鴞遠矣至於白公負卵翼之德宰嚭遺翟溉之恩陳餘弃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饑寒莫保性命於高貲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爲是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覩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鋋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矣焉